

文学 ABC

# 秋天的笑声

雨，迅疾而来，围绕村庄巡视一圈，千军万马又翻山而去。风，像一个捉迷藏的孩子，藏进小树林，看碧绿的叶尖，还有渐渐长大的水滴。

两只灰喜鹊，在悠悠晃晃的巢边，一边整理着羽毛，一边“喳喳”地叫着，争辩这场短暂的雨是喜剧还是闹剧。

远处，西山上依然浓云密布。浓云后快要收工的太阳，忙着给浓云镶嵌金边。村庄上空，瞬即而过的狂风扯成丝丝缕缕的白云，把村庄的天空擦得干净明亮，像一块湛蓝的玻璃。

村外的水泥路上，有一对母子牵手而行。

孩子肥嘟嘟的小脚，仿佛长了眼睛，大大小小的水洼，一个也没错过，踏起的水花溅湿了母亲的裙角。母亲轻轻拍拍孩子的



绘图 吴芳

头，柔声说：“别淘气。”

他们身后响起一串开怀的笑声：“多可爱的孩子，可着劲儿跳吧！一场雨，庄稼旺了，人更精神了。”

年轻母亲含笑点头，目送陌生人远去。

微风掠过果园，贴地吹来。腐叶的潮湿气味中混合着核桃叶的清香和一丝丝桃子的甘甜。年轻母亲明亮的目光，从可爱的孩子身上移到了路边的果园。她抱起发梢上挂着水珠的孩子，推开了栅栏门。

孩子趴在妈妈肩上，一双小手晃动着他能够着的每一支树枝。一阵阵树叶雨浇在母子身上，沁心的凉。年轻母亲弯腰抱着孩子躲“雨”奔跑。

果园里，银铃般的笑声四处荡漾。

(西工区 陈建康)

本期话题：  
接到高校录取通知书后

## 提亲

1984年暑假，一个夕阳衔山的傍晚，我赶着牛儿回到家时，父亲说：“邮递员给你送了一封信，你看看写的是啥。”

我拆开信一看，原来是我的录取通知书。我对父亲说：“我考上大学了。”那一刻，父亲笑了，我也笑了，正在厨房做饭的母亲以及在关鸡圈门的奶奶听说后也都笑了。

那时候，在那个山高、水少、土薄、石头多的小村庄，我是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。很快，这消息就传遍了附近的村庄。

不料想，还未到开学时间，却生出一段波折来。西河村的一个中年人来到我家，跟我父亲商量，想把他的一个亲戚的女儿介绍给我。那个中年人说：这个女娃子方方的脸，身材高挑，很深实的，家务活、地里活都能干。

我父亲说：“行、行，让我问问娃子的意见。”

在门外，父亲跟我说了那个女孩的情况。我不假思索地说：“先不说这事儿，等我毕业后参加工作了再说吧。”

父亲说：“像你这般年龄的人，大多已定了亲事。这说媳妇跟种庄稼一样，是有季节性的，错过了季节，庄稼就没收成了。”

我说：“不用慌，反正我现在不想找媳妇。”

那个晌午，我等媒人走后回家。父亲告诉我，媒人很生气地说：“这娃子住在穷山恶水的地方，眼光还怪高的，等他将来作难了，后悔也晚了。”

我一直没有忘记这事儿，每每想起，心里就觉得不大舒服。

(嵩县 高顺喜)

流光碎影

## 山村春联燃激情

1980年，俺村分田到户，荒山果园承包到人。村民喜笑颜开，精神振奋，生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。那年过春节，各家都忙着写春联抒发自己的思想情感。

街东头的文山哥是市委宣传部的干部，他弟弟文峰在城里教书。兄弟俩一到节假日就骑着自行车回村帮媳妇干农活，也时常向街坊的伯叔们请教种田经验，村里人也乐于帮助他们。那年，他家的大门上贴着这样的春联：放下干部架子甘当小学生，脱掉教师服装誓做新农民。

街西头的何大叔是个“一头沉”，打倒“四人帮”，他家的日子过得很红火。何大叔在洛阳钢厂当工人，工作积极，被评为

劳动模范；何大婶在村里种责任田，庄稼喜获丰收。老两口乐得合不上嘴，常夸党的富民政策好。春节他们家门上写的春联是：钢波煤浪奏出曲曲跃进歌，粮山棉岭绘就幅幅丰收图。

北街的李大伯，人称“大学迷”，那年他承包了几亩果园，因为自己不懂得果木管理技术，辛辛苦苦地忙乎了一年，也没赚到几个钱。恢复高考制度后，李大伯决心让儿女上大学。那年春节，他请我给他写了一副激励子女们刻苦读书的春联：欲破难关须向书中求巨斧，要攀高峰该从实践寻天梯。

南街的清刚爷曾任村支书，解放后带

领全村人修大渠、造梯田，没少出力，可“文化大革命”中他还是被造反派游街批斗。“文革”结束后，清刚爷又被选为村主任。当时人们纷纷要求批宅基地盖新房，不少人给他送礼求批地，他不吃这一套，坚持秉公办事。那年，他在自家门上张贴春联表明心志：不寻事不怕事事留余地自逍遥，无贪心无私心存清白真快乐。

我喜欢舞文弄墨，当年春节闲着没事，就把村里各家门上的春联抄写整理，装订成册，冠名《山村春联集》，珍藏至今。如今每逢春节，我都禁不住要品味其中的每一副春联，仿佛看到当年家乡人的激情在燃烧。

(洛阳市第八中学 魏龙法)

五味人生

## 活在当下

近日听朋友讲过这样一个故事：一辆巴士在盘山公路上行驶，一个小男孩忽然肚子痛，恳求爸爸、妈妈下车。父母看孩子实在疼得厉害，就下车住进了路旁的旅店。

第二天传来消息，他们昨天乘坐的那辆巴士翻进了山崖，车上的30名乘客全部遇难。

母亲说：“早知是这样，我们就不下车了。”父亲沉思片刻，也说出了同样的话。我大惑不解：“不下车岂不一起遇难？”

“如果不下车，司机就不会停车，也许是另一结果了。”朋友解释。

的确，微不足道的事情却可能蕴藏着不可知的力量。也许有人会辩驳，如果他

们不下车，小男孩也许会有生命危险。也许还有人问，即使他们不下车，车就没有在更早的时间坠崖的可能性吗？

世上事有很多种可能性，但人的生命只有一次，我为这对夫妇对生命的尊重而感动。我们要充实快乐地度过每分每秒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前路会有什么。

(西工区 谢康静)

咱爸咱妈

## 母亲送菜

中午下班后，我发现母亲提着几个大袋子站在门口。

进屋后，母亲直接走进厨房：“快，快拿盆子。”我忙拿出一个大盆，母亲从袋子里掏出带着水珠的青菜，放了满满一大盆。我又拿来两个大盆，母亲又从另外两个袋子里掏出红萝卜和白萝卜放进去。

三大盆鲜红的红萝卜、洁白的白萝卜、绿油油的青菜，都还水灵灵的。

“妈，你拿这么多菜干什么？”

“咱家种的，听说城里菜老贵了，就给你们送点儿。”

“你怎么还把菜洗了洗？”

“你们住在城里啥都要花钱，用水也要交水费。”

“水能花多少钱啊？这湿菜您拿着多不方便呀！”我鼻子酸酸的，低下头，才发现母亲裤子上湿了好几块，湿湿的鞋上还有泥土。“妈，您走着来的？”我问。

“坐车干啥？一会儿就走到了。再说，本来想让你们省几块钱，坐车的话还不如不给你们送呢！”母亲笑着说。

“妈——”我说不下去了。那可是20多里的山路啊！坐车不过3块钱而已。

母亲临走时，塞给我一个报纸包着的硬包：“你还要交房款，我和你爸给你凑了5000块钱。”母亲边走边说，“菜吃完了打电话说一声，我再给你们送。”

望着母亲瘦小的身影，我泪如泉涌。

(汝阳县 刘娜茹)



绘图 吴芳